

慈壽堂文鈔

二



慈壽堂文鈔卷五

湯壽民傳

大清壽民湯雲山以字行不知其名湖北江夏縣招賢里人恩授八品散官生于前明萬曆丙午於乾隆丙寅歲卒享年一百四十有一今上皇帝登極以來兩旌其閭額曰昇平人瑞曰再閱古稀其後額勅刑部尚書汪由敦書坊建武昌城西門外按令甲凡賜建坊者俱給藩庫銀三十兩而雍正四年又有按壽數加增之令于乾隆元年壽民一百三十一歲矣巡撫今相國史公上其事奉旨加三倍給建坊銀一百二十兩又加恩賞給上用緞四匹銀四十兩至十一年壽

民一百四十一歲巡撫今移湖南開公復以

聞奉

旨給建坊銀如舊令又如前賞給銀緞各加四而五皆異數也又雍正十二年今簡親王總制湖廣檄本縣撫卹于是江夏縣月給米三斗錢七百王曰此未足以優老也更于藩庫月給銀四兩終其身先是康熙四十四年壽民已屆百歲而四十二年暨雍正元年四年俱有詔養老當事以其出遊齊魯閩越不敢據報其八品頂帶乾隆元年所受也子六人皆先亡孫三人曾孫九人元孫三人知名者孫之仁曾孫湧

贊曰於哉湯叟洵爲聖朝人瑞也哉攷史記天官書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安寧然見者虛象也降而爲人

其爲見也著矣明失其政天意有歸萬曆四十六年實爲我太祖高皇帝之天命元年而叟已先十二年而生自此聖子神孫入主中夏已百有餘年予

來遊武昌登望漢口見煙火雲連帆檣林立人物阜安鬱乎盛哉蓋天下涵濡聖澤久矣然豈非老人星降爲之兆歟或曰其降于武昌何也曰武昌古南郡地按晉天文志楚界翼軫之分南郡屬翼之十二度又按宋兩朝天文志翼軫所次太微垣位焉太微垣者張衡云下臨黃道天子之宮庭也而翼十二度正當屏與端門之間老人星之降于此也不亦宜乎

吳江沈孝子傳

孝子諱自顯吳江東三保人也籍本吳興自其遠祖遷吳江乃爲吳江沈氏父諱璠母姓袁氏孝子生有夙慧初入塾卽索解孝弟字塾師大奇之當明季所在村落遭盜劫孝子年九歲隨其父避走塗遇賊賊將刃父孝子冒白刃奮而前且呼且以身翼蔽父曰寧殺我勿傷父也已而長跪請父命聲淚迸發賊感動舍去父子俱獲全當是時賊橫行四掠遇人卽刃人莫敢迕而孝子父脫于難于是人皆異之稱孝童未幾孝子喪母擗踊哭泣如成人及長憂思不已時時驚啼夢寐中每言及淚輒汪然遂終身茹素痛母之不逮養也父同產四人二兄一弟伯與季早亡惟仲在又失明無子父傷之凡

兄嫂娣姪及其家口俱引以同爨聚食二百餘指孝子
承父志皆以一身給之先是諸父之亡也東三保故多
瘠田隸版籍遇邑大夫清查則積逋纍纍孝子懼吏胥
打門驚父且貽之憂百計代償之諸母前弗以白也父
性嚴重憚出門而樂親朋不時至孝子每具酒饌以招
之與父笑語爲樂父又喜含飴弄孫孝子特令兒輩得嬉
戲翁側翁顧之而樂孝子亦以自得也其善承歡類若
此父晚年得疾閱兩寒暑弗瘳孝子衣不解帶與病終
始又嘗夫婦同稽顙北辰願以身代婦能順厥指益見
孝思不匱云居父喪哀毀幾滅性絕復甦者數矣既葬
廬墓三年孺慕之誠至於沒齒孝子至性孚於鄉黨縣

令特舉爲鄉飲賓每饗宮有所脩舉必以孝子董其事
沒二十年有司上其孝行于朝建坊表焉

論曰嘗聞長老言吾沈氏散處海內甚眾然地遠誼疏
多不可攷獨吳江世相往來不失稱謂孝子之族是也
吳興沈氏史故多傳人今復得一孝子有餘榮矣聞孝
子甫扶牀走時父見客抱置膝上客授以果卽盤跚下
地進以遺母與索解孝弟字志意略等孝子之孝眞天
性然哉又聞孝子嘗患大癰幾殆恍惚中見白衣人拂
以袖曰孝子弗慮已而果差亦異徵云

孝子心事委曲寫出非特有筆良由至性有昭合處

只平平寫庸行自是可傳傳孝子故應爾爾

吳孝廉傳

孝廉吳君名炳忠字大文一字古愚浙江嵊縣人湖州府學教授諱光庭子雍正元年選拔貢生中乾隆元年順天鄉試第二名爲宗學教習需次京師卒于某以喪歸君至性過人少時嘗客授百里外聞母太孺人病不俟午餐蹶然而起道山徑急歸中途日已暝方依依村落門左有童子偵而出驚白其父止君入宿蓋曾于師塾識君也君假寐卽起有微月可辨路疾行數十里迷其處遇鹽販一羣猙獰遮道閒脫而驚走又迷入竹深處一望簷簷無際適山農曉起護穉筍擊竹聲鏗鏘然

就而問之已誤行二十里強比倉皇得路旋返而日又將銜山矣歸見母病甚莫知所爲禱于舍旁某將軍廟願刲股療母卜筮吉卽于廟潛刲之雜藥以進母服之神以安睡去覺索視麻日曰頃某將軍言以兒孝心延我重見某干支日矣卽思粥食會學使者按臨教授公趣君赴試試日以臂創不得疾書而學使者禁燃燭君籲之博士之在院者博士與君家素相識審刲股事爲白堂吏堂吏弗信也博士乃攬君袖徵之強出其肘則血透裏帛創痕宛然乃皆驚呼曰果孝子孝子問姓名執雙燭與之方是時同邑及鄰邑散處東西塲欲出未出者以百數一時聳肩昂首而視中有十六七人亦須

燭而不得相顧竊嘆君瞠目而立遲遲弗書堂吏問之曰弗忍一人獨書堂吏曰視孝子面當均予燭此十六人竟得與君同取無一遺者試事竟而太孺人果于某干支日卒雍正元年充選拔者旣廷試率得美官君以父老隨任湖州不赴洎教授公考終治喪葬畢乃赴都已在今上登極之歲越十有三年矣初入客館中煤毒幾死君自言鼻觀聞異香而甦已而鄉試中式人皆以爲純孝之報云

贊曰孝哉吳君其斯以爲孝廉也乎余于雍正己酉遇君子蓮花莊姚氏君容貌甚朴言愿慤少文知爲古君子也旣而肝膽意氣時時著稱人口湖之人莫不敬愛

君丙辰余召試報罷聞母疾出都倉卒不及辭而君忽自內城出餞余于孫太史邸徘徊惜別看余登車久之乃去嘻豈料自此遂與君永訣而君亦竟止于是也悲哉

吳孝廉孝行純篤院試時公燭一事尤見孝思不匱然非此筆妙不足以傳孝子肺腑

虞山須敏道

羅孝子傳

羅孝子本姓劉氏名興仁貴州平越府學生也初羅爲編戶孝子方十餘歲羅翁且老莫能充踐更卽爲孝子求爲縣學樂舞時廣文先生卽今之桐鄉明府余公余公以其少異之因問以能誦樂歌否曰能試之果然問

讀何書曰方讀四書集注及經問何以充樂舞曰父老身幼冀免徭役也余公憐之招入學舍偕其子學親爲授經義督課之如是三年孝子學巖就而羅翁死遂不復來余公告於其鄰里曰諸君顧不能扶持是子乎皆曰唯唯于是余公爲捐俸并具酒食釀諸鄰老金畀之孝子得金奉母遂復來就學又數年江南張匠門先生視學貴州而孝子以第一名入郡學矣方是時余公弗知其往行也及入郡學諸鄰老相率詣謝且白孝子之爲人曰興仁羅家養子本劉姓也羅翁愛之媼私其所生女虐之甚尤虐其婦然興仁遭媼虐奉事朝夕益謹媼嘗患病貧無以爲療興仁憂懼仰天而祝割臂肉爲

糜以進適一鄰姥從壁縫閒見之媼尋愈一日得米
甕藉地媼令興仁移庋高處興仁臂創累舉弗得媼謾
罵之曰養爾偌大不能提一甕乎捉杖將撻鄰姥驚而
入代爲移以解之且目興仁避去謂羅媼曰爾以爲興
仁何以手不能提一甕乎羅媼曰何也鄰姥曰興仁剜
臂上肉救爾病臂創故若此羅媼意非已生且素常撻
罵安得若此已而興仁前媼捉其臂攜之見帛裹臂血
暉重重驚問興仁興仁曰生癟毒耳令之解弗肯媼堅
持而解之則生血猶漓漓然媼乃大哭絕倒自是愛踰
親生矣余公聞而益敬之急白于學使者張公張公亦
悚然改容爲具鼓吹設酒帛表之更資以金以勸爲子

者次年卽食廩餼今爲名諸生云

沈子曰異哉羅君之能孝于養母如是耶世有親生母弗能養長違膝下甘旨缺然反如異姓子者其視羅君賢不肖何如哉予館桐鄉桐鄉公爲予言時方秋夕汗淚交下因爲羅孝子傳其事且以志桐鄉公之好善能知人也

傳羅生鬚眉欲動羅生不朽矣

余和菴

歐陽公書桑惲傳後曰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今先生每傳人事皆形容酷肖讀之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行墨閒奕奕

有生氣直是道子寫生手令人眉舞肉飛何遽不如遷所書耶惜不令歐公讀而喜也

嚴桐峰

後段真寫生手可以感動眾人

汪柯庭先生傳

先生姓汪氏諱文柏字季青柯庭其號也浙之桐鄉人官北城兵馬司正指揮父諱某贈中憲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同產四人伯某官某仲內閣中書舍人文桂叔戶部江西司郎中森先生季也與仲叔二兄俱有能詩聲世稱三汪先生又以菊影詩得名世稱汪菊影亦自號菊影詩人云先生生有夙慧方在孩抱見書帙卽嬉笑若遇故物稍長入書塾目數行下時有問出塾師意

外塾師奇之然自少卽喜讀有韻之文不喜八股謂經史詩古文讀之不盡奚暇學排比文父師亦不之強由是得肆力于古初仲叔兩兄先擅詩名先生後出而名一朝鼎峙先生年雖少所交皆老蒼如姚江黃梨洲四明姜西溟寧都魏叔子繡州朱竹垞曹倦圃周篤谷陽羨陳其年松陵潘稼堂戌上張炎正張雲子雪溪溫鄰翼諸前輩方外則釋澹歸天岳齋崙道流金筑霍紫秋之徒或命駕或郵筒來往所居文獻里第酬應殆無虛日先生之詩各體兼工古體魏叔子謂七言兀傲多風張雲子謂五言挹氣如蘭鍊骨如石近體則黃怡谷以風度瀟洒如落花依草秀麗可人評其七言釋天岳以

格調安閒韻致韶秀評其五言天岳又以首首精到評
其五七言絕句至如過吳江盛擇詩夜鐙干匹練秋雨
半湖淩竹垞太史直比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而
官司城日琉璃廠振濟諸作溫文鄰翼以爲雖元次山
春陵行白太傅秦中吟不能過也先生嘗設講會于京
師以講經濟之學主其席者四明萬季野先生一時所
與倡酬皆輦下諸公之來會講者先生詩一變假歸後
好二氏之學尤究心禪理所與來往者道流釋子也詩
又一變暨其少年之詩凡三變今所定柯庭餘習可按
也先生詩人也然其德行才術有過人者先生年十一
贈中憲公考終呼號撫踊幾于滅性母恭人誠之先生